

## 闽语仙游话词语的历史层次概说

黄金洪

(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 文章结合仙游区域的历史发展状况, 认为仙游话词语存在着古闽越语、古吴楚语、各个时期汉语和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四个历史层次, 从而得出仙游话乃至莆仙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大致脉络: 汉武帝以前, 混杂着古吴楚语、上古汉语成分的闽越语是主体; 汉武帝至唐初, 古汉语成分的比重越来越大; 陈政、陈元光开漳后, 闽越语成分的主体地位被打破, 并归入了闽南方言系统; 宋代以后, 开始走上了脱离闽南方言吸收闽东方言成分形成独特混合型方言的历程。

**关键词:** 闽语; 仙游话; 词语; 历史层次; 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 H177 **文献标识码:** A

福建莆仙地区(莆田市)东面临海, 西南北分别处于闽南(泉州市)、闽东(福州市)方言区的包围之中。闽语莆仙方言仅通行于莆田、仙游两县和城厢、涵江两区, 使用人口不足300万。仙游话是莆仙方言南片的一个次方言, 与莆田话大同小异, 县域除西北与讲闽东话的永泰县接壤外, 其余都与闽南方言区交界。目前, 方言学家普遍认为, 莆仙方言是唐宋时期从闽南方言分化出去并吸收闽东方言的一些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混合型方言。为进一步探寻该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文主要从仙游话词语的以下历史层次入手来加以讨论:

### 一、古闽越语词语层

仙游话里是否存在古闽越语的底层成分这个问题, 由于现存研究资料的欠缺, 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语言史谜团。解开这一谜团的突破口, 我们认为应从仙游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去切入。福建在春秋以前是闽族的聚居地, 史料记载, 战国时楚灭越后, 越王后裔航海入闽, 和原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秦灭六国后废闽越王, 在闽地设立闽中郡。秦朝末年, 闽越首领无诸帮助刘邦打败项羽有功, 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被封为闽越王, 传至余善改称东越王。余善乘汉讨南越之机自称“东越武帝”反汉, 汉武帝于元鼎九年(公元前110年)派杨仆等平越, 余善兵败为部下所杀。之后, “《史记·东越列传》云: (武帝)以‘东越狭多阻, 闽越悍, 数反覆, 诏军民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sup>[1]</sup>43“必须指出,

汉迁闽越, 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于江淮之间, 主要是把它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带走”, <sup>[1]</sup>44所以当时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闽越平民留了下来。至于这些平民在今福建何处留得多何处留得少, 史料没有记载, 但我们不难推测, 当时的闽越贵族、官僚与军队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应是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域。在宋木兰陂没修建之前, 莆仙一带的自然条件远不如闽江、晋江、九龙江下游肥沃的沉积平原好, 因此相对而言, 莆仙地区的闽越遗民应该会保留的较多一些。据《仙游县志》记载, 仙游城东门外出十余里有鸡子城, 附近还有彭城和蛇湾城。它们都是无诸建筑, 至今还有遗址存在。鸡子城传说是因余善被讨伐节节败退, 退至仙游的何岭关, 命士兵连夜搬土筑城, 直至在第二天凌晨鸡啼晓时才筑好而得名。可见当时闽越人在仙游地域活动的活跃程度。在后来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和瘟疫使人种灭绝的情况下, 留在莆仙地区的闽越遗民不断地和进入该地的北方移民融合, 其语言里保留着闽越语成分完全可能。体现在语音上, 我们比较认同叶宝奎先生在其《莆仙方言边擦音初探》一文中认定的“莆仙方言边擦音<sup>[1]</sup>是上古闽越族语音底层成份的遗留”<sup>[2]</sup>这一观点; 体现在词语上, 仙游话中现存的一些有音无字词, 如洞老鼠~: □ on<sup>52</sup>; 酩子酒~: □ ken<sup>54</sup>; 头顶发涡: □ ti<sup>72</sup>; 开玩笑: □ lon<sup>23</sup>; 理睬: □ tɿ<sup>21</sup>; 掷物打人: □ p'n<sup>24</sup>、pɔn<sup>55</sup>; 挖: □ ø<sup>22</sup>; 寻找: □ ts'uoi<sup>52</sup>; 烫: □ tuo<sup>72</sup>; 阉割: □ tsen<sup>24</sup>; 吻: □ tsu<sup>24</sup>;

收稿日期: 2008-02-08

呛: □ tã<sup>24</sup>; 砍: □ tĩ<sup>32</sup>; 估量: □ man<sup>32</sup>; 耍赖以获取财物: □ han<sup>52</sup>; 取物对着光源看: □ t'ã<sup>24</sup>; 滑倒: □ ly<sup>54</sup>; 麻利手脚~: □ tũa<sup>52</sup>; 凶恶、坏: □ kai<sup>24</sup>; 差人品或物~: □ ts'uon<sup>52</sup>; 够足~: □ lo<sup>21</sup>; 酸牙齿~: □ ts'y<sup>24</sup>等, 应该会有一些是闽越语的底层词。

## 二、古吴楚语词语层

仙游话里存在着古吴楚方言词语的因缘, 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种下了。“《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多处指出‘吴与越同音共律’‘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闽越和瓯越应有特别密切的同源关系, 这是历史的事实。闽方言中有古吴语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表现”<sup>[3]126</sup>, “楚立国于西周, 称霸于春秋, 吴越均立国于春秋, 盛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 473 年, 越灭吴, 公元前 306 年楚灭越……闽方言来源于古楚语和古吴(越)语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sup>[3]126</sup>, 可见, 在越族进入福建同闽族融合之前, 古楚语和吴语成分就已经进入越语, 再经由越人入闽而保留在今闽语中。后来从西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六、七百年间, 有一部分中原汉人辗转由吴楚地进入福建, 以及一些本是古吴楚方言区的人直接来到福建, 都给闽语带来了古吴楚语成分。仙游话里的古吴楚语词主要有:

1. 夥:《方言》卷一:“凡盛多谓之寇, ……楚魏之际曰夥。”郭注:“夥, 音祸。”《广韵》:夥, 胡火切, “楚人云多也。”今仙游话里询问多少为“若夥”lieu<sup>52</sup>a<sup>21</sup>。

2. 揩:《方言》卷六:“揩……藏也, 荆楚曰揩。”《集韵》揩, 于咸切, 又益涉切。今仙游话以手覆物称“揩”ui<sup>54</sup>。

3. 拌:《方言》卷十:“拌, 弃也, 楚凡挥弃物谓之拌。”郭注, 拌, 音伴。今仙游话里抖动衣物或挥手力弹以弃尘土谓之“拌”puã<sup>21</sup>。

4. 颌:《方言》卷十:“颌, 颐, 颌也, 南楚谓之颌。”《集韵》颌, 户感切。今仙游话说喉咙为“颌管”an<sup>22</sup>kuĩ<sup>32</sup>。

5. 占:《方言》卷十:“占, 占, 伺视也。凡相窃视, 南楚……或谓之占。”今仙游话仍谓窃视为“占”tsien<sup>54</sup>。

6. 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 南楚谓之蜀。”郭注:“蜀犹独耳。”今仙游话音 tuo<sup>24</sup>。

7. 聿:《说文》聿部“聿, 余律切, 所以书也。楚谓之聿”, 今仙游话用为动词, 为拿笔划, 音 uo<sup>24</sup>。

8. 簪:《说文》竹部“楚谓竹皮曰簪, 而勺切。”段注:“楚今俗云簪是也。”《玉篇》竹部“簪, 竹大叶”。今仙游话用它指一切植物的叶子, 音 niu<sup>24</sup>。

9. 柿:《说文》木部“柿, 芳吹切, 削木扎模也, 从木市声, 陈楚谓模为柿。”《广韵》:“柿, 斫木札”。今仙游话称木片、木块为“柿”p'uoĩ<sup>52</sup>。

10. 嗟:《文选·吴都赋》卷五:“嗟难得而视缕。”

李善注:《尔雅》曰:“嗟, 楚人发语端也。”仙游话仍常用嗟来表带有近指意味的发端语, 音 tsia<sup>21</sup>。

11. 漂:《文选·江赋》卷十二:“磴之以漂漂, 漂之以尾闾。”李善注:《淮南子》曰:“莫鉴于流繁, 而鉴于澄水”。繁、漂就是溢出。今仙游话音 p'ua<sup>24</sup>。

12. 奶:《广韵》上声十一荠韵:“奶, 楚人呼母, 奴礼切, 又奴蟹切”。今仙游话背称母亲为“娘奶”niũ<sup>22</sup>nei<sup>32</sup>。

13. 惋:《方言》卷四:“褊谓之袖”。郭注:“衣襟, 江东呼惋音婉。”今仙游话称衣袖为手腕 ts'iu<sup>24</sup>ui<sup>32</sup>。

14. 敦:《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郭注:“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后来写为墩。今仙游话用它称小山包形状的地面隆起处, 音 tuon<sup>54</sup>。

15. 藻:《尔雅·释草》:“苹、萍”。郭注:“水中浮萍, 江东谓之藻, 音瓢。”今仙游话称浮萍为“滕藻”t'en<sup>24</sup>p'ieu<sup>24</sup>。

16. 健:《尔雅·释兽》:“未成鸡, 健”。郭注:“今江东呼鸡少者曰健, 音练也”。《集韵》连彦切:“健……一曰鸡未成曰健”。今仙游话称未下蛋的母鸡为“鸡健”keĩ<sup>24</sup>nuã<sup>52</sup>。

17. 柑:《山海经·西山经》:“东望猨渊有楸员叶而白柑”。郭注:“今江东人呼草木子房为柑, 音府。……一曰:柑, 花下鄂。”今仙游话称一朵花为“蜀柑花”tuo<sup>24</sup>pou<sup>24</sup>ruã<sup>54</sup>。

18. 煤:《一切经音义》:“煤, 江东谓淪为煤”。《集韵》实洽切。今仙游话用之称清水中煮物, 音 tã<sup>24</sup>。

19. 鲑:《广韵》户佳切:“鲑, 鱼名, 出《吴志》。”《集韵》户佳切:“鲑, 吴人谓鱼菜总称。”今仙游话用之指称下酒菜, 音 hau<sup>24</sup>。

20. 清:《集韵》差梗切:“清, 楚人谓冷”, 楚庆切, “清, 冷也, 吴人谓之”。今仙游话用来指称热的食物变凉, 音 ts'in<sup>52</sup>。

## 三、各个时期的汉语词语层

闽越语除受古吴楚语影响外, 受古汉语的影响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勾践自称为夏禹后裔, 和《国语》所谓芊姓夔越者, 不能符合。但由此可见, 越族在勾践时期, 和汉族已有了密切的联系”<sup>[1]30</sup>, 这个联系中, 上古汉语的词汇成分进入越语完全可能。秦末农民起义爆发, 无诸率兵由闽中北上, 闽越军队跋涉关山, 深入中原, 直接参与推翻秦朝的战争和楚汉战争, 时间长达 8 年之久。这期间, 作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工具的上古汉语, 给闽越语的影响应该是极大的。据丁邦新先生考证, 用“鼎”指称“炒菜做饭的锅”, 早在司马迁时代就不存在了, 但闽语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古老的词语和用法。对此我们认为, 凭借“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起码最迟在秦末汉初时, “鼎”因闽越军队与中原军队多年的并肩作

战而进入闽越语。不难想象,待到在外征战8年的将士们凯旋归来时,带回的恐怕不仅仅是胜利的荣耀,也带回了上古汉语的累累硕果。可以说,在西汉前期的闽越语里,上古汉语的成分应该不少。而自从汉武帝于公元前85年,在福州设立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冶县,属会稽郡后至隋唐的六七百年间,北方汉人小批量、陆陆续续地直接或辗转吴楚等地进入福建与当地原住民融合,也逐渐增加了古汉语成分在当时混合族群所使用语言中的比重。

福建在唐初还没有完全开发,“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迹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狼獾之墟”<sup>[1]95</sup>,足见当时福建的荒凉景况。从唐至五代300多年间,福建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无不与北方中原汉人两次大规模南下进入福建的移民潮相关联。总章(唐高宗李治年号)二年(公元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到闽南镇压当地少数民族叛乱,拉开了汉人开发漳州的帷幕。陈氏四代守漳,时过百年。跟随他们的多为河南中州固始人,后来大都任在漳泉各县落户。这些人和原住民一道,不但使闽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也使闽南方言得以形成;公元875-884年黄巢起义中,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河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辗转进入福建,建立闽国。二王活动的中心在福州,因起义军而来的大量移民也同样和原住民一起为闽东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使闽东方言也得以形成。这两次大规模入闽汉人的主体都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人,其间隔200年左右,他们所带来的大量的中古汉语成分融合了先前原住民的各种语言成分,成了今天闽南、闽东方言的重要基础。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莆田是泉州下属的一个县,唐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莆田县划出西部地区单独设县,初名清源县,这是仙游设县的开始。仙游之所以设县,应该和它的人口户籍增加密切相关。唐代以户籍多寡定州县的等第,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以6000户以上为上县,3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3000户为中下县,莆田和仙游在当时分属上县和中县,足见仙游从未设县到设县再到成为中县的短短几十年间人口户籍增长之迅速。靠单纯的人口自然繁衍是绝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这期间恰逢陈政父子开漳的重大事件,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莆仙地区当时户籍的增加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这些移民中应有一部分是跟随陈政父子入漳后又流向莆仙的,一部分则是从北方直接落籍莆仙。后一种如陈迈、孔仲良分别于武德间和宝历间任莆田令,其家属都在当地定居。当然,前面我们说过,早在西汉时,莆仙地区是闽越遗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尽管以后六、七

百年间有小批量的北方汉人不断进入与之融合,该地居民语言中的闽越语成分直到唐初仍然应是主体。在后来大量外来移民带来的中古汉语的强势影响下,在王审知带来的闽东移民大潮之前,这种主体地位被迅速打破,当时的莆仙话在保持闽越语底层特色成分的基础上变得与泉、漳一带居民的语言大致相同,都属于闽南方言系统。

从宋元至今,虽然福建偏安一隅,但北方的近现代汉语共同语从不间断地影响着闽语,使得仙游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近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成分。而且,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汉语普通话明显成为一种强势语言逐渐消融着各地方言。大量的普通话词汇进入仙游话词汇系统,有的甚至取代了原方言词成为口语中的常用词,如男女结合,原仙游话说“成人”<sup>tsi<sup>22</sup>nan<sup>24</sup></sup>,现在基本上都说“结婚”<sup>ke<sup>2</sup>hun<sup>54</sup></sup>;又如做饭菜的房间,原仙游话说“灶殿”<sup>tsau<sup>23</sup>yo<sup>22</sup>lei<sup>32</sup></sup>,现在也基本上用“厨房”<sup>ts'y<sup>22</sup>βan<sup>24</sup></sup>来指称,等等。由于目前对断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尚为薄弱,可供比照的材料不多,再加上今天仙游话许多词语并非直接沿用古、近现代汉语的意义,我们很难对仙游话词语中的各个时期汉语成分进行细致分层,以下只是分别就几个例子作个大致说明,以抛砖引玉:

1. 思量 <sup>to<sup>24</sup>niū<sup>24</sup></sup>: 仙游话表“想念”和“讨价还价”义。是一个中古汉语词,如《晋书·王豹传》:“得前后白事,具意,辄别思量也。”唐杜荀鹤《秋日寄吟友》“闲坐细思量,惟吟不可忘。”

2. 滚水 <sup>kuon<sup>21</sup>nui<sup>32</sup></sup>: 仙游话表“热水”义,是一个近代汉语词。如元·马致远《寿阳曲》:“一锅滚水冷定时,再撩红几时得热?”《金瓶梅词话》第五回:“李瓶儿噢了叫苦,迎春就拿来滚水来,过了口。”

3. 炊 <sup>ts'uei<sup>54</sup></sup>:《广韵》昌垂切。仙游话表“蒸笼”义,是一个古汉语词。如《战国策·秦策一》:“嫂不为炊。”高诱注:“不炊饭也。”

4. 孽 <sup>kie<sup>2</sup></sup>:《广韵》鱼列切。仙游话表女人“凶悍不讲理的性格”义,是一个古汉语词。如《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夫之通释:“革,变也。革孽,革夏祚而孽夏民。”

5. 惨 <sup>ts'an<sup>32</sup></sup>:《广韵》七感切。仙游话表“贫穷”义,是一个古汉语词。如《诗·陈风·月出》:“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陆德明释文:“惨,七感反,忧也。”

6. 床 <sup>ts'n<sup>24</sup></sup>:《广韵》土庄切。仙游话表“桌子”义,是一个古汉语词。如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翡翠笔床,无是离手。”

7. 勘 <sup>k'an<sup>52</sup></sup>:《广韵》苦紺切。仙游话表“问”义,

是一个古汉语词。如《旧唐书·来俊臣传》：“请讨来俊臣推勘，必获实情。”

8. 𪛗<sup>32</sup>：《集韵》“山巧切。体长貌”，仙游话表“美丽、漂亮”义。因其只见于《集韵》，而在古、近代汉语里难觅踪跡，应该是一个中古汉语词。

9. 唾<sup>32</sup>：《广韵》汤卧切。仙游话表“吐”义，是一个古汉语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酺则唾之，亦效唾之。”《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10. 送嫁<sup>32</sup>：仙游话表“嫁妆”义，是一个现代汉语词。如《广陵潮》第六回：“接亲的接亲，送嫁的送嫁，好不高兴。”

#### 四、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层

这里讨论的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指的是除闽越语、古吴楚语外的不见于古、近现代汉语各个时期的仙游话词语。前文已述，唐宋以前莆仙话是属于闽南方言系统的。经过唐、五代 300 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尤其在莆田的水利工程木兰陂修成之后，莆仙地区的经济空前繁盛，人丁兴旺并开始因为人口膨胀而向潮汕等地移民。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莆仙地区设立了兴化军（后称兴化府），在政治上成为与泉州、福州同等的行政区划，莆仙人民开始过着独立于闽南、闽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了与闽南、闽东相异的地方文化、风土习俗。“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当社会生活分离，统一的纽带就可能一分为二”<sup>[4]</sup>，又由于王审知闽国的建立，福州在五代以后成为福建的政治中心和繁华的都市，莆仙地区在地理上靠近福州，其语言开始走上了脱离闽南方言吸收闽东方言成分形成独特混合型方言的历程。因此，仙游话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层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 与闽南、闽东方言共有的词语，如冬至：冬节；后天：后日；过去、从前：旧底；瓦片：厝瓦；烟囱：烟筒；脸盆：面桶；戒指：手指；电池：电涂；牲畜：头牲；公牛：牛牯；种猪：猪哥、猪角；虱子：虱母；田鸡：水鸡；白萝卜：菜头；信封：批壳等。

2. 与闽南方言共有而不见于闽东方言的词语，如下雨：落雨；天气：天时；中午：日昼；去年：旧年；冬天：寒天；上面：顶面、顶头；前面：头前；后面：后壁；日光灯：电条；粪水：粗；木薯：树薯；领导：头家；司机：机司；徒弟：师团；泥水匠：涂水；寿命：岁寿等。

3. 与闽东方言共有而不见于闽南方言的词语，如前年：昨年；下午：下昼；毛巾：手巾；肥皂：胰皂；蚯

蚓：猴蚓；泥鳅：潮鳅；旧称官员：老爹；曾祖父（母）：大公（妈）；零钱：碎钱；线面：索面；倒茶：倾茶；剩余的金额：钱尾；不时、常常：稠稠等。

4. 兼有闽南和闽东方言互异的词语，如上午：早起、上昼；水泥：洋灰、红毛灰；电灯：电光、电火；老婆：老妈、某；降价：脱价、落价；色泽：色水、色气；形容人个子高大：大股、悬大等（前者为闽南方言词语，后者为闽东方言的词语）。

5. 与闽南和闽东方言不同的词语，如闪电：老爷；傍晚：下昼尾；明天：逢早；洋葱：麻猴蒜；南瓜：地抱；番石榴：木团；蝙蝠：蠓鼠；淡菜：海龟藤；蟹：团鱼；青蛙：蚌螟；萤火虫：燕宝灯；蜻蜓：飞丝蛾；河蚌：腰扁；床单：铺舒等。

6. 反映闽南、闽东所没有的文化习俗词语，如食品类的红粿、白糕、石榴包、醪花、麻糍、甘味，习俗活动类的做十、假十、正十、办盘、担盘、砵盘、砵篮、回盘、回篮、做大岁、上火云、挂脰、红封等。

综上所述，仙游话词汇是一个由古闽越语、古吴楚语、各个时期汉语和具有方言特点的词语等多个层次共同叠置的共时系统。通过对仙游话词语的历史层次进行概略探讨，我们大致可以对仙游话乃至莆仙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获得以下认识：汉武帝以前，混杂着古吴楚语、上古汉语成分的闽越语是主体；汉武帝至唐初，古汉语成分的比重越来越大；陈政、陈元光开漳后，闽越语成分的主体地位被打破，并归属于闽南方言系统；宋代以后，开始走上了脱离闽南方言吸收闽东方言成分形成独特混合型方言的历程。限于笔者学识浅薄，未能就仙游话的每一个词语进行更加深入的历史层次分析，错误和缺漏之处难免存在，恳请前辈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朱维幹.福建史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 [2]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
  - [3]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4]周长禄.厦门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5]冯爱珍.福州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6]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 [7]陈金添.仙游古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 作者简介：黄金洪（1971—），男，汉族，福建仙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方言学与文化产业学研究。